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胡 炎 狼 人 日 记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胡

炎

著

狼人日记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狼人日记 / 胡炎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1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321-3

I. ①狼… II. ①胡… III. ①小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4124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狼人日记
LANGREN RIJI

胡炎 著

责任编辑 冯 好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321-3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胡 炎 1969 年生，17 岁发表小说处女作，迄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小小说逾百万字，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多种权威选本转载二百余篇，《上山与下山》等十篇作品被全国多省市高、中考语文试卷选作阅读分析题。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提名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50 余项，大型现代戏《明月芳魂》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被誉为当代小小说（微型小说）百家之一，并入选“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现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艺术研究所。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乡长的舌头	1
叛徒	4
恩人	8
简单的事情	11
有眼无珠	13
犁铧套在牛身上	16
精神病患者	19
德富老汉的最后结局	21
明星马	24
成功人士	26
狼人日记	29
告状	32
妙口回春	35
流泪的女人	38
关于同一个采访对象的	
三种版本	40
影子	43
你是我的种	46
外星网友	49
目劫	52
上山与下山	54
主角	56
轮回	58
独白	62
母训	65
穴王	69
微笑的雪山	72
永远的朋友	76

惶恐时代	78
从午夜到凌晨	81
竹 韵	84
明 月	87
寿之祸	90
鳖 话	93
鸭 谋	95
陌 路	99
倒霉的张三	101
下辈子	103
刀 锋	105
病 人	109
喷呐手	111
麦秸垛	112
绝妙的艺术	116
狮子 蚊子 孩子	120
卜 灾	122
警 笛	125
站着生活	126
谎 言	128
聪明一回	131
分 房	134
清 茗	136
1985年的耳光	139
夜色温柔	142
大 姐	145
发 迹	148
漫长的瞬间	152

寒 冬	154
玻璃片	156
拿耗子说事	158
释“王”	161
成仙之道	163
仇 人	165
我的苍蝇生涯	168
元 宝	170
爱之歌	172
饥饿的荒原	176
死亡的恍惚	178
眼镜剑侠	181
沙 发	183
漫长的雨夜	186
买 房	188
驿 站	191
小 青	194

乡长的舌头

乡长爱吃香，乡长还爱喝辣。乡长有一个好舌头。乡长的舌头让他成了方圆有名的美食家。

乡长所在的是一个富乡，这得感谢乡长。乡长很有能耐，架桥铺路，采矿建厂，畜牧养殖……搞得有声有色。所以，乡长多吃点、多喝点，应该，没人有二话，况且，好多事还就是吃出来、喝出来的呢。

不过，上头有精神，要狠刹大吃大喝的歪风。乡长也懔，就算为公事，真要撞到浪尖上，怕也不好说清。

这天，乡长就有了心思，这么大个乡，一大帮子人，建个食堂吧。也省了，也吃了，一举两得。

就建了。

就招大师傅。乡长这一关把得严，要求三个字：“高、精、尖”，跟造火箭一个标准。不过，这标准也没个硬尺子量，得靠乡长的舌头。

乡长说，在这饮食领域，我就信一个理儿：舌头是检验厨技的唯一标准。

大师傅来了，乡长没见。乡长只和几个乡领导一块坐在餐桌旁。菜，上一道，品一道。面试过不过，跟眼没关系，舌头说了算。

品过几道菜，乡长说，咋样？

几个乡领导纷纷点头，不错不错。

乡长放下筷子，脸一沉，众人都蒙了一脸的困惑。乡长摇摇头，背着手，走了。

办公室主任追上来，问，乡长，不合口味？

乡长说，太差，你就不觉得？

办公室主任顿了下，说，是……是不大好。

乡长说，那就辞了吧，另找。

过了几日，又来了个大师傅。乡长还是没见，照例品菜。品过了，点点头，还行，乡里食堂嘛，就这么着吧。

食堂正式开业了。

大师傅很精明，给乡长做菜，格外用心，料也下得讲究。逢乡长夜里加班，就单独给他做小灶，外带夜宵，亲自捧着送办公室去。乡长就有些过意不去，说不用这么麻烦。大师傅说，您是全乡老少爷们儿的父母官呢，身体要紧。您要是合口味，吃得香，就算夸我了。

乡长笑。乡长吃得愉快。

日子久了，也熟了。大师傅就找乡长办事。先是小事，芝麻谷子的，乡长碍不过面子，办了；再往后，事就大了，乡长犹豫着，心里堵得慌，吃东西也没了味道。

乡长带上办公室主任，说最近哪个地方的菜有特色？领我尝尝，我请客。

办公室主任说，听说枣林镇新开了一家馆子，菜不错，就是远了一些。

乡长说，杀过去。

馆子不大，倒干净。乡长坐了，寻常菜不要，只点新鲜的。四个菜，以素为主，一道汤，一瓶酒。程序有讲究，先喝汤。乡长尝了尝，哈了口气，吐吐舌头，吃菜。眼前一亮，就吃出了神。四个菜见了底，一瓶酒对饮了，乡长的脸也红了，连说，地道，地道。

在回去的路上，乡长说，想办法把这个大师傅挖过来，待遇高些不怕。

办公室主任说，我尽力。

大师傅真就挖来了。乡长就辞掉了原来的大师傅。原来的大师傅很不解，说，乡长，我哪儿做错了？乡长说，别多想。这些日子，吃了你不少菜，谢了。不过，凡事都有个度，你是大厨，火候过了，菜就糊了，这理你比我懂。我这个做乡长的，也得有个限，是不？

乡长拍拍他的肩。对方灰着脸，调头去了。

新来的大师傅没什么话，也不会给乡长开小灶。但一样，不管菜怎么做，都合乡长的胃口。乡长吃了一阵，还爱上了素。这大师傅果真了得。

这日，乡长吃了几口菜，又觉得淡然无味，眉头一皱，叫了大师傅来。乡长说，今天怎么这么不上心？大师傅没答，只说，您稍等。

少顷，一道汤上来，正是那次去枣林镇喝的汤。

大师傅说，喝点汤，再吃菜。

乡长狐疑着，喝了几勺汤，舌头跟针刺了一样，头上也有了汗。又吃菜，味道竟来了，乡长惊喜，脱口说，小子，有两下子！

大师傅浅笑，不说话。

乡长说，说说，这叫什么汤？

大师傅说，酒醉了有醒酒汤，舌头醉了有醒舌汤。我这叫醒舌汤，其实简单，把辛辣刺激的东西烩在一块，激活味蕾就是。

乡长说，舌头也会醉？好，好，算你一大发明。这汤哪儿学的？

大师傅沉吟一下，上次从您这儿回去以后，我自创的。

乡长一愣，你……

大师傅说，我是没通过您面试的那个人。

乡长忽然明白了什么，脸全红了，站起身说，真是抱歉。往后，你要常给我做碗醒舌汤啊，别让我醉了！

大师傅说，一定。

叛 徒

栓子去找村主任老满。

老满刚喝了点酒，脸红得像猴腩。栓子瞧着他，鼓了鼓勇气，赔笑说：“老满叔，我想……”

老满拿火柴棍剔着牙，不时噗地吐出块青菜屑，说：“鳖羔子，有话就说嘛。”

栓子又鼓了鼓勇气，这才把来意讲了。前日，他去城里卖菜，突然来了阵雨，他就躲进一家商场。商场的电视开着，栓子走进去看，上面正在播几样特殊药材的种植技术，栓子就一下动了心……栓子说：“老满叔，我想去省城学技术，求你帮我筹借点资金，等将来挣了钱，就加倍还上。”

老满扑哧一声笑了，火柴棍也喷到了地上。老满说：“就你？做你娘的春秋大梦。鳖羔子，先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小鸡娃还想充大老鹰哩。”

栓子的脸白了白，吞了口唾沫。栓子爹娘死得早，小学没上完，就在爹娘留下的一块薄地里滚日月，整个人滚得又黑又瘦，哪儿也看不出个出息来。可栓子不甘心，栓子说：“老满叔，我会用心的，等我学会了，就教大伙一块儿种。”

老满收起笑，有点不耐烦了，说：“去去去，把你的地侍弄好就不错了，撒啥癔症哩！”

栓子低了头，悻悻地往回走。他还是心有不甘，就东家西家挨着串，筹多少算多少。可村人明白了他借钱的目的，都是一脸嘲笑，抢白

他说：“发烧了？咋大白天说胡话哩！”栓子彻底绝望，回到家，在屋里闷坐了半天，就憋出一口气来：我偏要混出个样儿来给你们瞧瞧！这么想着，便打了个包裹，直奔山外去了。

栓子打了三年工，脏活、累活、险活、苦活，他干了个遍。三年后，他揣着自己的血汗钱进了省城。

栓子回到村里的时候，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家也不回，就去了老满家。

栓子递上两瓶酒，说：“老满叔，我想包几亩山地。”

老满接过酒，前后左右仔细看了会儿，说：“省城买的？”栓子说：“省城人都爱喝这个。”老满笑了：“刚才你说啥？想包几亩山地？嗨，这算个啥事啊，只要是没人种的地，你随便弄。你叔把话撂这儿，弄多少都算你的。”

栓子道了谢，一阵风刮回了家。当晚，就背着镢头上山了。

一连多日，栓子都在兔子不屙屎的山坡上折腾，时不时地，还有村人和老满站在远处陪他折腾。老满背着手，嘴里吐着酒气，说：“嘿，这鳖羔子是撞上山鬼了，咱就等着看热闹吧。”

谁也没想到，八个月后，这里真的热闹了。栓子的地里长满了药材，绿的绿红的红，白的白紫的紫，像大片大片的霞，把个老山坡染得鲜亮光艳起来。霞光中，蹲着栓子的窝棚。自打药材入土后，栓子就以此为家了。

老满眯起眼，说：“不就是些花花草草吗？我就不信，它还真能变成摇钱树不成？”

话音还在山坡上飘，摇钱树真就开始摇钱了。药材收购商们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红灿灿的票子钻进了栓子的口袋……

这天一早，老满和一干村人来到了栓子的窝棚。老满拱着手，脸上堆满笑，冲栓子说：“栓娃子，恭喜恭喜，现如今你可是咱村的大财神

哩。话说回来，你就忍心自个儿吃肉大伙儿喝凉水？我看这么着，你这药材的收益呢，村里提一半。再有呢，你给老少爷们儿都分些药材种，教大伙儿种植，共同致富嘛。”

栓子猛一阵咳，咳得脖筋跳老高。栓子说：“老满叔，这地是你答应无偿给我的，咋说提一半就提一半？再说了，这药材种都是有本钱的，我还欠着银行贷款哩。老少爷们儿想种，总得把本钱给我吧，至于技术，我就免费教大伙儿了。”

老满撂下碗，把脸绷紧了，说：“这人一有钱，说话就变味了。大伙儿说说，这地是谁的？”

“村里的！”

“好，从现在起，村里把这地收回了。鳖羔子，你马上把你的窝棚搬出去，不能占了村里的地！”老满说。

栓子咬着牙，火蹿上来，说：“我不搬！”

老满冲大伙儿一挥手：“拆！”

于是，村人一哄而上，栓子的窝棚顷刻间土崩瓦解……

栓子一屁股坐在地上。

栓子大病了一场。

村人们忙着分栓子的药材，在自己的地面上“折腾”起来，老满更是“折腾”得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现栓子已经人去屋空。

很快，人们知道了，栓子让邻村“挖”走了，给房给地，还当了药材种植场的场长。

“叛徒！”老满说，村人也说。

日子晃晃悠悠地过，老满和村人都在做着发财梦，这地里可都是摇钱树呢。这天，何老七慌慌张张找到老满，说：“地里的药材都烂根了！”老满跑脱了一只鞋子，来到地里查看，可不嘛，药材都打蔫了。老满搓着手：“这可咋整哩？”

何老七说：“请栓子。”

老满咧着嘴，往大腿上使劲拍了一巴掌：“奶奶的，请！”

当下，何老七就和几个村人去请栓子。半路上，正碰上栓子往这边走。何老七看到了救星，奔上去拉住栓子的手，说：“栓娃子，你可得救救老少爷们儿呀！”

栓子叹了口气，说：“七叔，老少爷们儿的事，我还就是放心不下。昨天晚上我已经去地里看过了，得赶紧治。我现在就是回村呢。”

何老七眼窝湿了：“栓娃子，爷们儿对不住你。”

栓子咬咬嘴唇，说：“不说了，怎么说这片土地都养了我二十年，我不能忘根。”

栓子回到村里，大伙儿众星捧月，老满一直讨好地笑。栓子指导了一番，又教大伙儿配了农药，时间就到了中午。老满说：“栓娃子，酒菜都备好了，在老七家，今儿满叔要亲自给你赔罪。”

老满和何老七一人抓着栓子一只胳膊，把他拉到了酒桌上。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栓子被按到主位上，正要开席，老满忽然抽起了冷气，忍了忍，还是没忍住，说：“对不住了栓娃子，老叔我牙疼得要命，就不陪你了，回家了别客气，喝好吃好……”说着，便起身离去。

何老七追出去，说：“主任，你这是念的哪门子经呀？”

老满捂着腮帮子，说：“你以为我是装的呀，狗日的，这牙巴骨咋说疼就疼起来了呢？”

何老七摇摇头，回到席上。大伙儿你一碗我一碗，争着敬栓子。栓子就一碗接一碗喝，大伙儿说的话，他全记不清了，只记住了一个“家”字。这儿是他的家，生活了二十年的家，是啊，他回家了……

这天，栓子大醉。大醉了的栓子，哭得一塌糊涂……

恩 人

曹贵是章武的恩人。

章武七岁那年，在河边玩耍时不慎坠入湍急的河水。正在附近放羊的曹贵一个猛子扎进去，费了半天劲儿把章武救了上来。曹贵上岸的时候，呛了一肚子水，吐得直翻白眼。

当晚，章武娘带着章武，挎着一篮子鸡蛋，给曹贵磕了几个响头。章武娘说，儿呀，记住，这是你的救命恩人哩。曹贵说，没啥没啥。

以后，逢年过节，章武娘都要扯着章武，捡家里最金贵的东西，去谢曹贵。曹贵先还客气，后来就习以为常了。

有一年，曹贵得了场病，章武娘母子俩前前后后照应着。曹贵病愈后，干不了力气活，章武娘说，章武的一半命是你给的，他又老早没了爹，往后，他就是你的半个儿子。曹贵说，看你说的。不过话说回来，为救你儿，我差点把命丢了哩。

十几岁的章武，便常常幼犊一样，忙在曹贵的田里。

曹贵渐渐地游手好闲起来，终日东游西逛，嘴还特别馋。曹贵转到章武家，对章武娘说，这几日心里发慌，老想喝个酒哩。章武娘说，他贵叔，你坐着，我去给你打。曹贵就跷起二郎腿，悠悠地等。章武娘打酒回来，曹贵又盯着院里一只老母鸡，说，你可真是个好持家的好手，瞧把这鸡喂得多肥。章武娘说，他贵叔，我把它杀了，给你下酒。曹贵说，那可使得不得。眼却不离母鸡一寸。章武娘说，不就是只鸡嘛，算得了啥。

章武长大了，挺棒的一个小伙子。这年，章武去外面打工。章武娘